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玆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綱目卷五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金拱閶

禮書綱目卷五十

婺源江永撰

征伐　軍禮三

補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僣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春官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孟子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

辨職以爵分禄諸侯説懐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廵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塚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冡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冡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毁土功

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司馬法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以等級授其鞭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馬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馬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舍奠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馬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

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也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

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設奠反其主於廟於社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玉則幣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孔叢子問軍禮

右天子親征總叙

大卜大師則貞龜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大

師輕於大祭祀也 春官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 夏官

右卜出軍

典瑞牙璋以起軍旅 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 春官

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 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考工記

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于其下

小司徒凡國之大事致民 大事謂戎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

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大軍旅帥其衆庶帥帥而致於大司徒鄉師

大軍旅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輂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州長若國作

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亦於軍因為旅帥族師若作民而師

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

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為卒長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軍旅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為庀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則帥而至治其政

令　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民謂起役也　酇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　並地官

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校次之也　夏官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春官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

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　夏官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　天官

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

馬弗正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 凡國正弗及夏官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王制

右起師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共禱其禮亦亡 受命於祖告祖也 受成於學定兵謀也王制

大祝大師宜於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

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春官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爾雅

右告祭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湯誥

司兵掌五兵五盾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軍旅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

司弓矢凡師役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

兵至之儀物弓弩矢箙之屬大司馬師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並夏官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春官

右授兵釁主器

野廬氏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叙大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暮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間蜡氏凡

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亦如之注見天神並秋官　牛人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　地官　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馬齊其力　夏官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見武備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馬　春官　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詳武備　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軍旅亦如之注見祭通禮　伊耆

氏軍旅授有爵杖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秋官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　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彊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云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大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

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小史大軍旅佐大史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詳名器並下）

春官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為仕）

行前朱

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揺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揺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曲禮

戎僕掌馭戎車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　犯軷如王路之儀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輛　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車之副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亦如之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　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介被甲　並夏官

典路凡軍旅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

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　春官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羣右戎右齊右道右　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夏官

師氏軍旅王舉則從舉猶行也　保氏軍旅王舉則從並地官

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遂士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　並秋官

右師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酺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葢貴命也曾子問　武王

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史記）王升舟入水鐘鼓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惡皆謂亞亞次也觀臺大史知天時占候者也）

（宗廟廟主尚書大傅）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依古服（白虎通）

大祝大師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疏曰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

（春官）

右祭告山川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絶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集傳曰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武成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夏官

鼓人凡軍旅夜鼓鼜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　地官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鼓之以鼖鼓　春官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

戚糧之器故以畚表禀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夏官　環人察軍慝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環四方之故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巡邦國搏諜賊諜賊反間為國賊

同上　司烜氏軍旅修火禁秋官

右軍中

士師五禁五曰軍禁令軍有囂讙夜行之禁　秋官　大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助王為教令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天官　士師五

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於書則甘誓湯誓秋官幕人軍旅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告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師田亦張幕設案並天官訝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布憲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遂士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

縣士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方士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

人而主一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為班禁令焉　並秋官

右誓禁　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致以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司馬法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

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

大禹謨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强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

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

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戮殺也禮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左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

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甘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興師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于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遏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于奉上不和于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湯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泰誓上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 泰誓中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泰誓下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鉞斧也以黄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

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左傳庸與彭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昬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昬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亂也紂以昬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于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輕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而戒其殺降也

勉于前三者愚按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以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牧誓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之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葢司馬之官實典焉 凡王之軍旅之禱祠肄儀為位肄習也春官 封人凡軍旅則飾其牛牲地官 肆師凡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春官 禡於所征之地詳見告祭章 小祝掌釁祈號

祝詳授兵章

右祈禱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柄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

詥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詥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揚軍旅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障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于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詔

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傳王命於陳中為王大言之也大僕凡軍旅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並夏官鼓人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注見武備軍動則鼓其衆動且行地官銜枚氏軍旅令銜枚為其言語以相誤秋官小子凡師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大司馬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並夏官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曲禮

右戰陳

肆師凡師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春官

右告克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也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大傳

丁未祀于周廟邦

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武成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　夏官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干行陳也　鄉士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凡郊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　縣士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都鄙

掌戮掌斬殺凡軍旅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

禁暴氏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並秋官

右賞戮

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夏官

大祝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注見告祭章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于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

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故書倡為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為倡書亦或為倡

眂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愷獻獻功愷樂也杜子春云讀鼜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曰戚

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並春官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　王制

右師有功歸　常武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大雅

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

禮故秦伯之敗于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

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夏官

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鄭司農云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春官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

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　檀弓

右師不功歸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戚服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之大

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受所命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謂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遂西面而揖示弗御也謂既揖已則不御坐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孔叢子

師帥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

閔二年左氏傳

小司徒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地官　小祝小軍旅掌事焉春官　小司馬小師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夏官　小司寇小師涖戮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秋官

將居軍中之禮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不載櫜韔大雅曰載櫜弓矢櫜韜也韔弓衣　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將亡城失則七日哭蓋輕重之差　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

而入蓋喪禮也孔叢子

右命將出征　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何大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白虎通　惟

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胥侯承王命徂征註見軍通禮　六月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采芑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並小雅　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大雅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得其器乃敢為其事　王制　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孽支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　尚書大傳　祈

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孔叢子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禮奉以從奉社主也定四年左氏傳 公族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文王世子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僖元年左氏傳

右諸侯伐國應敵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

使無諠譁欲其静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徂兹者猶曰往者云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鍜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毁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鍜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匽有害于師乇者皆在矣此除道路

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謂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幹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幹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耳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幹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費誓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　隱十一年左傳

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

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也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錞于鐲也非也鐲與錞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蹔事也蹔其無備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

以至于宋國語晉語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莊三十一年左氏傳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走卒僖二十八年左氏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

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厭囚俘禁淫慝也淫慝謂蒐掠百姓取囚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

莊伯不能對（莊伯翬朔　成二年左氏傳）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宣十二年左氏傳）

禮書綱目卷五十

禮書綱目卷五十一

婺源江永撰

軍通禮　　軍禮四

補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四曰軍旅之聯事以法掌軍旅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天官）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曲禮）以之軍旅有禮

故武功成也若無禮軍旅武功失其制仲尼燕居

右總要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舜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甘誓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胤征司馬掌

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詳見職官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同上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即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馮弱犯寡則眚之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

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暴内陵外則壇之**内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墠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負固不服則侵之**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咨人不恭敢距大邦**賊殺其親則正之**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放殺其君則殘之**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

記曰悖人倫外内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小

司馬之職掌闕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家司馬亦如之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　並夏官

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

右兵柄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　孟子曰天下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

孟春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季夏不可以起兵動衆　孟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

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仲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並詳月令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復填壓之芟人民毆

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制其人民毆其牛馬賊去之後則可還反樹木斬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故其為害重也隱五年穀梁傳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

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莊二十九年左氏傳師出不正反

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僖二十六年公羊傳善為國者

不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江熈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

不須耀軍列陳江熈曰上兵伐謀何乃至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熈曰辟實攻虛則不死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者也江熈曰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莊八年穀梁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正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易宣二年左氏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宣十二年左氏傳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

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王者之軍制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也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

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謂為賊之扞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貢謂來歸命者獻於上將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即慶賀之況侵我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于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意並荀子）古者戍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

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説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内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

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

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

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並司馬法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誅不避親戚何所以明善善惡惡之義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也白虎通

右用兵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

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注見封建及財賦篇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

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地遠者辠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令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珤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周語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耻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强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罰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與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僖二十二年左氏傳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

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稱王號　檀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

之馬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人聲

楚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韔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同上

子路拂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

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家語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録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襄十九年左氏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穀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　公羊傳

受命

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穀梁傳

保氏養國子以道教六儀五曰軍旅之容軍旅之容暨暨詻詻地官

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詻詻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貌也視容清明察於事也玉藻

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賈誼新書容經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曲禮

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曲禮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以刃鄉

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少儀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曲禮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容經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曲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祭義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設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少儀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司馬法

右軍容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

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𣪊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三肅使者而退成十六年左氏傳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詳征伐誓禁章　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　夏官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

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司馬法

右賞罰　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左氏傳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魏犨顛頡爇僖負羈氏爇燒也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為先歸張本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　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繋旐曰旆通帛曰旃　祁瞞奸命掌此之三事而不修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為奸軍令

之僑先歸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于廟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刑賞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僖二十八年左氏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

武順莫敢違軍士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正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毋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

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襄三年左氏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補也

變更也

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旂鼓有數過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孔叢子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服之總名蓋請之于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

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産爲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　襄二十六年左氏傳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隷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

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兆域葬下卿之罰也為衆枢

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　哀二年左氏傳

禮書綱目卷五十一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玆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綱目卷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金拱閶

謄録監生臣陳東寧

禮書綱目卷五十二

婺源江永撰

田役　軍禮五

補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宫邑所以事民力强弱春官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五曰田役之聯事以法掌祭祀之戒具田役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詳見通禮職官下篇　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同上　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三曰禁用諸田役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秋官

右通言田役

春獮為蒐搜索取不任者　夏獮為苗為苗稼除害　秋獮為獮順殺氣也　冬獮為狩得獸取之無所擇　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　火田為狩放火燒草獵亦為狩爾雅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

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馬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讙嘵之嘵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旗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著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

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舍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於民不為軍將或為諸帥是以闕馬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

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者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書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如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

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中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羣吏鄉師以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

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閲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耳甘湯誓之屬是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

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摝讀如弄玄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壹闋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

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旗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肩于公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玄謂慎讀為麇爾雅曰豕生三曰豵豕牡曰豝麋牝曰麇及所弊鼓皆駴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䥫譟亦謂喜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夏官

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臀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為屯從屯　地官

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

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仭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

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馬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並同上

牧師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澤之虞 夏官

大司徒火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地官

小司徒惟田與追胥竭作詳見下章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族師若作民而

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縣師若將有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至之其不用令者誅之　遂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鄙師凡作民則掌其戒

令　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已上注並見征伐篇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甸亦如之春官　幕人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天官　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見征伐　司弓矢田弋充籠箙矢兵矰矢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　夏官　司

常及國之大閲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仲冬教大閲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閲王乗戎路建大常馬玉路金路不出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事名號者徽識所以

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閲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别也杜子春云畫當為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　春官

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　詳見通禮名器下篇

司服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　春官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示犯誓必殺之　夏官

鄉士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凡郊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　縣士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　掌戮掌斬殺凡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戮謂膊焚辜肆

禁暴氏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並秋官　校人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將也夏官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鄙循行縣鄙　掌佐車之政佐亦副　設驅逆之車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銜還之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　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也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　同上

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埶之十百而多獲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馬皆掌其祝號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春官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

祭表貉則為位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同上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同上

小宗伯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注見征伐

肄師凡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見征伐

大僕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夏官

鼓人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地官

銜枚氏田役令銜枚為其言語以相誤秋官

獸人時田則守罟備獸觸攫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弊田讀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獸

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礿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馬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　天官

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　春官

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同上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田之地若今苑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令謂時與處也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為其夭物且害必多

也麛麋鹿子地官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也庖今之廚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豺祭獸然後田獵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　王制

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國語周語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曲禮　孟夏毋大田獵　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注並見月令　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夏小正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詳見封建　唯為社田國人

畢作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羡也郊特牲

右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若無禮田獵

戎事失其策策謀也仲尼燕居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萊也

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

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

習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令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

也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郊特牲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謂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為褐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車不出塵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

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嫶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賔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昭八年蒐于紅穀梁傳　田者大芟草以為防言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或舍其中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發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旃以為門既為防院當設周衛

而立門馬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為槷又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為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發然後諸

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為表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于其下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致禽馬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註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各舉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　詩毛傳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

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獀冬獵為狩也　祭義

臧僖伯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

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

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　隱五年左氏傳

出為治兵尚威武也　幼賤在前貴勇力　入為振旅反尊卑也　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爾雅

巳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巳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　取禽嘗祭　秋取嘗何以也習鬭也習鬭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鬭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

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尚書大傳　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大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

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虵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畂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賈誼新書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

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同上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

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冒貪也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襄四年左氏傳

虢文公諫宣王曰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詳通禮朝廷禮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詩序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有甫草駕言行狩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内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之子

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　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　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左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𣋟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蘓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令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御車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葢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賔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宫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

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小雅

吉日美宣王田也詩序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

所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内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乗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　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

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同上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左氏傳

狩者何田狩也　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者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漁

春曰苗　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

秋曰蒐　蒐簡擇也簡擇幼穉取其大者

冬曰狩　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遺獸可取

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諸侯曷為必田狩據有囿也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以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故以為賓客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

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 公羊傳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 取獸於田 夏曰苗 因為苗除害故曰苗 秋曰蒐 蒐擇之舍小取大 冬曰狩 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 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可以祭祀 二為賓客 次殺射髀骼死差遲 三為充君之庖 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 穀梁傳

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

馬簡車馬也左氏傳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

可任用而習之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

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公羊傳

大閱者何簡兵車也閱為簡練修教明諭國道也修先

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平而修戎事非正也邵曰禮因四時田獵以習

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穀梁傳　莊公八年

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公羊作祠兵治兵

于廟禮也左氏傳　出曰祠兵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必祠于近郊陳兵習

戰殺牲饗士卒入曰振旅五百人曰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嬿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嬿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公羊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 僖二十七年左氏傳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左氏傳 蒐者何

簡車徒也徒衆　公羊傳　秋蒐于紅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　穀梁傳餘見上　昭公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北蒲非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　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忌畏也　左氏傳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穀梁傳

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

九夫為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癃病也施當為弛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一家男女七人已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已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命所以誓告之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

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鈎攷也鄭司農云辟法也凡邦事令作秩叙事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偏匱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晥賦税

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税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内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存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

二簫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為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凶札則無力政無力政恤其勞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平許之若久不脩則數或闕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起政役政役出士徒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凡事致野役師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以時登其

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施亦讀為弛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施亦讀為弛縣正若將用野民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詳見通禮財賦篇　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並地官　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

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攷謂攷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　夏官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　王制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　同上　五十不從力政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按內則云瞽亦如之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癈廢於人事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　同上　旅師凡新甿使無征役新民新徙來者也使

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地官 孟夏毋起土功毋發大衆 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孟秋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仲秋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家入室 季冬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注並見通禮月令

右役 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詳見通禮夏小正篇

隱公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左氏傳　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廏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

民力為已悉矣悉盡　穀梁傳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左氏傳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　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門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始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啟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同上　襄公十三年冬城

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同上）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

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襄十七年左氏傳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左氏傳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議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財用書

餱糧知用幾糧食以命役于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師諸侯之帥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昭三十二年左氏傳楚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

之能使民宣十一年左氏傳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中庸

孔子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論語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同上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春官 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注見上章

右大均大封

禮書綱目卷五十二